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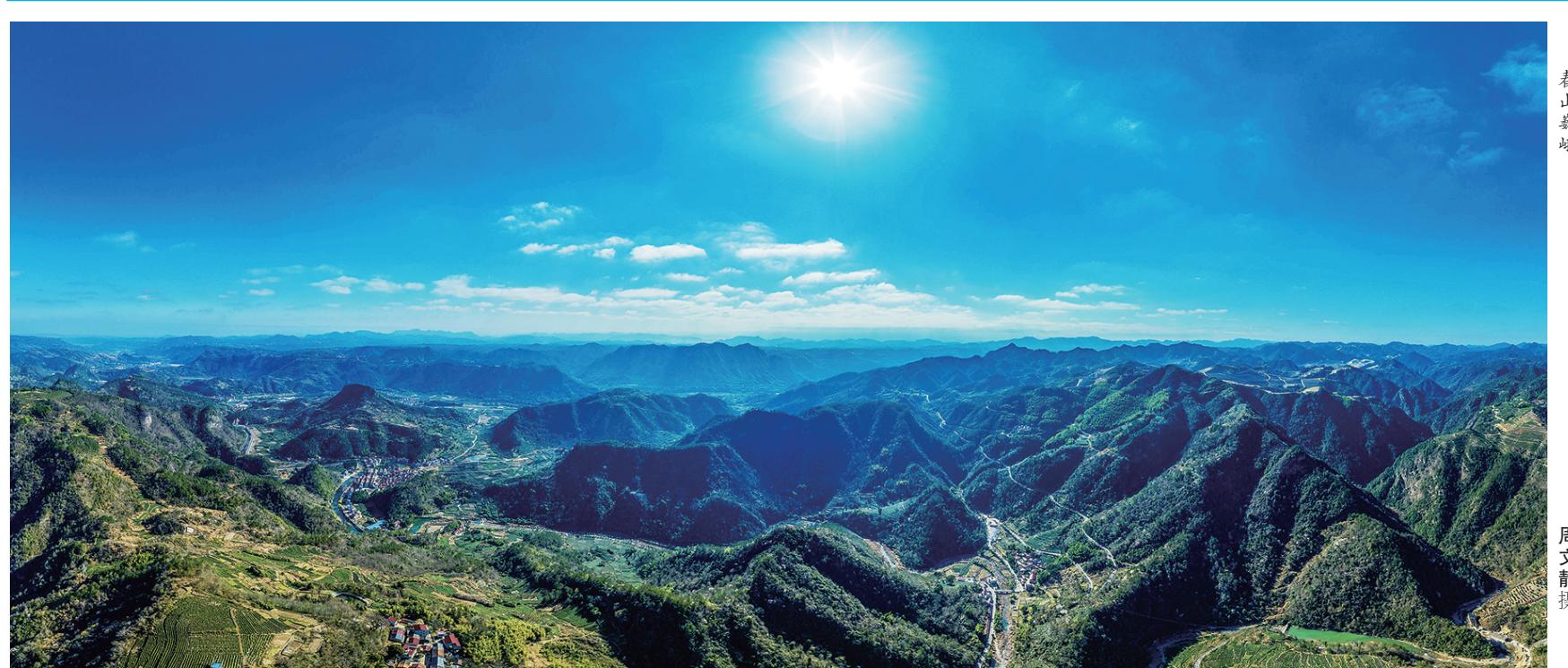
迟到的追思 (下)

——我所了解的“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”贾春太

齐凤翔

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,在修为上更是严己严人。他没有收礼的习惯,即便是参会发个小包包,也送给了别人。有一年新年前夕,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,放下两包闻喜煮饼。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,他就把煮饼拿到会场,让众人尝了稀罕,都没给他的小女儿留下一小块。他要求我们,下乡用餐必须交钱交粮票,也不能边采访边采购,坚决杜绝一切以稿谋私行为。尤其在发稿问题上,卡得更严。有位同志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的名字也署上了,他当众当面痛斥:“这是文贼!道德问题!”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署他的名字,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。倒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,而且要署到他的名字前面。知道了这些规矩后,我从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。凤舞擅写也喜写,我照样更加严拒,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人之手。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,从没听说过他得过谁的什么好处。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,任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,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口风,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。直到开会宣读地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,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学历的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“翅膀”。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,言明想搞文学创作,换个轻松些的岗位。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,在报社,搞新闻是正业,写小说是副业,要分清正副。再说,同是文字工作,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绩。我再不敢“大摇大摆”地创作,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偷点闲。在这个任上,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。后来细想,不是我有本事,离开老贾等领导的支持与指教,我什么也不是。有他这样的背景,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啥。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,父亲又是雁北地委执掌重权的领导,但她到辞世时连个副科也没当过。在雁北,在新闻圈内,说起贾春太这个名字来,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。

老贾的严是出了名的,但他的宽也是少有的。当他觉得哪个同志业务成熟、翅膀变硬后,便交给一片天空让其自由翱翔。报纸变成日报后,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当时,我承担的是版面和标题的改革任务。经过多方学习与研究,我提出了版面设计要遵循基本栏挂帅



谁能说这是一只眼睛?但它确实像一只眼,在黄土的山坡上这般纯净无瑕,似乎洞达了天地的奥秘。

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眼睛,有的清亮,有的浑浊,有的闪烁,有的呆滞,可当我面对这样一只眼睛时,风来风往,人间的繁华和萧瑟,仅留给它几许轻柔的波纹,但很快又平静如初。望着这只眼睛,许多说不来的感动从心底油然而生,可刹那间就使山间的风吹散,唯独留下静默,谛听这眼睛印在大地上的故事。

其实,这只眼睛是个水池,安卧在左云县一个叫“八台子”的村庄。八台子村人叫这水池为“小天池”。小天池水面如镜,见惯了人间的每一个春秋。

我来过一次八台子村,那次是为了看遗留在半山腰的一座百多年前的教堂遗址。除了教堂,村里还有其他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,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,让原本普通的塞北小村一下子声名鹊起。天地间有许许多多带着生命的遗存,或沉默,或喧嚣,引得有心人前来流连,感悟时间的年轻或苍老。那次,我的行程有些匆忙,没有留意这个像眼睛一样的水池,后来朋友提醒,说水池就在教堂不远处,才感觉自己像错过了什么,便在腊月天再次来到八台子。

来八台子,这一次专程是为了看水。

小天池,我也这么叫它吧。

小天池在八台子村北的山坡上,是一个几近圆形的水池,面积左不过100

远山浅浅春

米丽宏

翦翦风里,一悠腿,上了单车。今天探访南山去。

季节暗换,湿地上的芦苇从严苛黯淡的神色已然褪去,眼眉舒展,露出了放松、快乐的表情。

山清瘦着,肌肤还欠润泽,毛羽还丰满。背阴处一块块椭圆的残雪,已由青莹变皓白,周边洇着一圈水渍。那残雪的圆面日渐回收,我知道,它最后将变成一滴眼泪一样的水,在春风里无声消逝。

树也还瘦着,健硕,清朗,挺拔,还淘气,时不时舀一瓢风,泼洒到我们身上,不尖锐了,但还有点寒凉,是那种料峭的早春凉。一层层,一绺绺的凉,在你脸上手上,肉虫一样爬过,再也钻不进肌肤里了,更别说侵入骨骼。悄悄然的小变化,这就是节令的暗语吧。南山的微笑,正一缕缕晕开去;也许我们走过去,它就轻轻笑出声儿来。

向阳处,可见星星点点芽正往外拱,有的攥着小小拳头,像为自己加油鼓劲儿;有的尖尖的,像一枚针,嵌入春风里。一片片草芽连起来看,像书法家的小楷,有骨有肉,有血气,有风神,字字都立着,伸胳膊踢腿儿又整齐端肃。一座山的骚动,就从一根根草芽的拱动开始了。那些旧年枯草和刚刚软起来的泥土包裹不住的骚动,一点点一点点钻进脚心,你会感觉到泥土的松动。一种坚硬的心意如何慢慢瓦解,慢慢返

绿,你只有在初春的南山才能明白。

这时,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朋友,我在南山上,你来吗?你若来,就赶紧来,来看这春意朦胧里的草木,来感受这在春风里苏醒的南山。这里,草芽如此踌躇满志,大树,却稚童一样憨皮,这是一座山的法度与修为。大树摇曳,不慕其高;小草萌芽,不欺其小。石头、山脊、日光、草树、鸟鸣,静而空灵。南山,完整地融入了淡淡皴染的春意里。在接下来的无数个春气如涨的日子里,风光花气,会渐渐喧嚣浓郁起来。你将看不到这正剧之前的和美酝酿,这谜一样的微妙细节。

其实,南山,多么繁忙。它的身体里,有多少正在苏醒的种子,有多少正在蓬勃的花朵,还有多少梦想和愿望。

初春,它呈现的,只是那么幽微的一小部分,它们都不是山的本身。

走累了,就干脆席地坐下,吹吹风。你坐下去的地方,说不定有几粒种子正在萌生发芽之心;而你也正以种子的方式,融入南山。你跟山一道入定,发芽,看它从无到简再到繁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,奇异地变出万物花开。

此时,你是南山一个核儿,像一粒从脚心钻到身体里的春天,仔细拆开自我,迎候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

暂不说那遥远的地方,仅家门口的南山,已令你满心欢悦。是的,那种感觉便是融入,如逢花开,如瞻岁新。

水调歌头·延安行

郭振国

饮水需思源,深学看延安。山上宝塔巍巍,独擎震满天。塬下黄土掏洞,绘就华夏家园,谈笑破硝烟。重走红色路,圣地沧桑变。

春分

李登峰

燕回声细细,水起雾漫漫。最是诗心切,风光落笔端。

慢煮生活

高鹏飞

刚长成的“兔年大吉”
带着新春在飞
它们势不可挡的样子
不是草丛中窜出的
而是从祝福中发现的
油站值守的你一不留神
喊出“小兔乖乖”
仿佛可爱的机会一直在
得心。慢也是广播的一种

白羊之眼

许玮

忘了黄土地上的这眼泉流?

我不知道这水存在了多少个春秋,凭一眼泉,小天池常年保持着既有水量,不论刮风下雨,暑往寒来,水都是这么清澈,假如当年真有兴蒙火山的作用,我觉得那火山似乎并未沉寂,而是在深深的地下依然有脉搏在跳动,维系着这个小小天池的生命力。

村里人不管对泉水有多熟悉,走时想必都会停下脚步吧,渴了,捧起来喝几口,累了,弯下腰洗把脸,在八台子不被打扰的宁静的氛围里,小天池成了村里的一处胜景,甚至成了一个惦念,不必要知道它是什么火山留下的遗迹或人力开挖,单这不竭的泉流,就足以让村人自豪,并一代代守护。

为了保护泉水,村民在泉眼涌流处做了防护,即使有更多人前来观赏,也不会污染水源。感谢村民对水的呵护,使小天池至今仍有源源不断的泉流注入,而这份呵护,似乎成了大伙儿都要恪守的“村规民约”。顺着泉水流下来

的山梁攀爬,我感到了塞北苍茫的大山所蕴藏的不竭的生命力,这种感受就像我第一次看见敦煌的月牙泉。月牙泉的神奇和八台子的小天池如出一辙,都

是在空旷而荒芜的地面蓬勃出水的生机,即使周围的环境再恶劣、再有风沙吹噬,它们也不干涸,努力保持着久远且充满灵性的生命。在缺水的北方,这何尝不是一个奇迹——八台子村的小天池,真的会让人心动!

大地给予人类的馈赠,人类要懂得珍视。

正午,一个穿着绿羽绒服的女人过来挑水,粗糙的手把着肩上的担杖,两只空桶在身前身后晃晃悠悠。到了水边,她把担杖放下,然后拿起一只桶,在水中麻利地一摆,便是满满的一桶。水的清冽瞬间传入我的鼻腔,犹如嗅到了天地间的圣洁。

我问她,“你挑水是做饭还是洗衣服?”

她抬起头看着我说,“饮羊。我家的羊就爱喝这水。”说着,冲我们质朴一笑。

“咋知道你们家的羊就爱喝这里的水?”我问。

“就是爱喝呀,别处的水和自来水都不给好好喝,喝了这泉水,羊长得又快又肥,肉还香。”她显出一脸的自信和开心。

“家里是自来水吗?”我问她。

“是,但还是习惯来这里挑。”她说。

“怎么不把羊赶上来饮?”我又问。

“有几只母羊要下羔子了,放出来不好管。”她笑着答道。

攀谈中得知,女人叫彩云,看样子

50岁上下,绿羽绒服鲜亮而耀眼,是跃动在八台子荒芜的山梁间唯一的一抹生机。我不知她家养了多少羊,也不知道有几只母羊要下羔子,但她每天宁走三里地,也要从坡下上这里来挑水,为了给羊喝。我瞧了瞧,村子就在山坡下,红砖红瓦的房舍一排排铺开,像是并没有多少户人家。腊月的炊烟,带着些年的喜气,在天地间萦绕,荡漾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气,也给每一个瞭见炊烟的人,泛起思乡的愁绪。

彩云问我们来村里做什么?

我说来看这眼泉和这池水。

她有些惊讶,也有些不解,说,“跑大老远,就为了看这水?”

我说是的。

她笑着说,“你们城里人啥都觉得新鲜。”

我说,“这水多好,人喝,羊也喝,其他地方很少有。”

彩云笑了,把另一只桶也荡进水里,一摆,又撩起一股股水的清冽。她和我们打了个招呼,说“回呀,来回六里路呢”。说完,熟练而轻巧地挑起水桶,还是悠悠地晃,但因为盛了水,稳当多了,却时不时溅出些水花。绿羽绒服在山

坡上渐行渐远,而我似乎听到了她家圈里羊的“咩咩”声——羊在等着喝小天池的水呢。

我俯下身,掬起一捧小天池的水,冰凉冰凉,透过清澈见底的水面,我看到了塞北蔚蓝的天空、看到了悠然行走的云朵、看到了候归掠过的鸟儿,也看到了我们的身影——驻足水边,怀着多大的惊讶似的,如同彩云说的那样,从城里来,就是为了看这池水!

大地上曾经丰沛的水都流到了哪里?曾经潺潺流动的水声,怎么就听不到了?我内心涌动着这些疑问,目光注视着面前幽蓝得像眼睛一样的小天池,想让它告诉我3000多万年前这里是否曾有地壳的剧烈运动,也想让它告诉我如何才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不会枯竭。然而,小天池永远都是静默的,即使彩云的水桶在它表面荡起了波纹,即使每一天都会有许多个彩云在这儿里饮牛饮羊甚至取水,它都很快恢复平静,如一面镜子,映照着天地岁月。

水不语,人,应该自省。

小天池在八台子村,八台子有了灵气,也给白羊大地有了灵气。水不干,生命亘古绵延,才会孕育出宽广的文明与厚重的历史。

我愿意叫小天池为“白羊之眼”。这只眼睛,不仅属于八台子村,更属于白羊大地。

白羊之眼,是安卧在黄土地上的一只水的精灵。